

目 录

温旭阳烈士的早期革命活动·····	郭天威(1)
辛亥革命烈士许幼平·····杜逢甲遗稿 王德明整理	(8)
许幼平轶事·····	张树友(18)
怀念王尚信同志·····	公 平(20)
贺澍三生卒·····	云 峰(26)
回忆洛宁县中的一场斗争·····	张若平(35)
一支回民抗日游击队·····	丁护国 丹庭林(51)
血染阳峪河·····	董正年(57)
在暑期庐山训练团里·····	王德明(60)
济沣中学迁入洛宁前后·····	李治生(66)
流亡中的济沣中学·····	苗永霖(73)
洛宁古老的学府	
——洛西书院·····	王东岳(75)
我的母校	
——洛宁女子小学·····刘素娥口述 董正年整理	(78)
记马店的一次大惨案·····	王瘦梅(82)
二七补训处在洛宁	
二七补训处组编简介·····	韦子雅(87)
我所在的二连·····李庭献口述 张伟整理	(90)

目睹二三事.....韦建章(92)

洛宁经济中心地——王范.....贾尚志(95)

一场最大的民族纠纷.....丹庭林(100)

海外往来

张应元先生的两封来信.....(103)

悠悠思母情.....张 吾(108)

叶成林父子书画作品选.....(118)

附录:

洛宁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名单.....(121)

征稿启事.....(122)

温旭阳烈士早期的革命活动

郭天成

温旭阳，字旭初，一八九〇年生于洛宁柴窑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洛宁地下党早期领导者之一。他自幼好学，品学兼优。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很快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一贯尊崇孙中山先生，反清廷、反封建习俗、抗军阀、反贪官、悯济贫苦、体恤农民。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对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样一个好党员，不幸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六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的革命精神和业绩妇孺皆知，众口皆碑。

旭阳幼年在私塾读书，后就读于洛宁县立高等学堂，在校孜孜好学，关心国事。目睹满清政府政治腐败，丧权辱国，民不聊生。读书之余，曾串连知己同学路连舒、郭永固、郭景阳等十二人，秘密组织“反清救国会”。他们经常在乡村宣传、揭露官府腐败和列强侵略我国的罪行。毕业后，被聘请到张凹等乡村任教。他常以古代英雄人物事迹，激励学生树

立救国爱民之大志。他的学生后来不少都成为共产党员和革命领导干部。在清朝末年，农村的旧风俗，老人丧葬或三周年都要请有学位、有声望的人做礼宾先生。他也常被聘请，但他拒不戴清朝规定的平顶红纓有铜顶的礼宾帽。加之，他早已剪掉自己的辮子，引起一些遗老人的非议，而温则坦然自得。

二

辛亥革命，武昌胜利，建立民国，全民沸腾。他奔走乡里，庆幸响应。但不久袁氏称帝，军阀横行，目睹那些贪官污吏任意搜刮民财、横征暴敛，群众妻离子散、无衣无食，身受压迫和剥削，比之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旭阳对此疾恶如仇。于一九一八年春，怀着悲愤的心情，满载民众的夙愿，亲赴上海拜访孙中山先生。旭阳这时虽已度过二十个春秋，但茫茫征途时有踌躇。可又想到家乡父老所受之苦，不得不欣然奔命。由县城往洛阳沿途黑贼黑店明劫暗伤则屡见不鲜，四天之中他曾被搜劫三次，受惊之苦可想而知。在洛阳他求得一个列车员的同情帮助，乘火车抵达上海。上海街头，行乞叫卖，声不绝耳，蓬头垢面，疾首痛心，洋奴买办，匪阀横行，积恨之余，他写下：

“腥风血雨混沌世，
民命不值一鸿毛，
尸骨横野人相食，
众怨沸腾恨难消。”

他几经周折，总算拜见了孙中山先生。倾吐肺腑，谦陈

已见，详述报国之志，深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孙中山先生就实现三民主义和大同世界的理想等问题，讲了许多道理。旭阳同志很受启发，懂得了救国富民的大道理。临行，孙中山先生馈赠他一支毛笔和一个大墨盒，以鼓励他致力于国民革命。

归途中更是说不尽的艰辛，因路费不足，吃不上饭就沿途乞讨。长途跋涉，历经四十天，饱经风霜之苦，回到家里，原来一个结实奔放的青年，一时也难以支持，瘫睡到床上。附近的乡亲们闻之前来看望。这时人们发现他的行囊里还有豌豆苗和野菜，人们视之无不泪下。

回县后，他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主张集会结社。根据孙中山先生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具体拟定了开展斗争的“社章”。他约毗邻亲友郭大儒等四处奔走，组织“大同社”、组织“农民自治会”，以抗拒军阀豪绅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

三

一九二一年前后，豫西一带遭大旱，灾荒严重，群众纷纷逃荒谋命。饿死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如此惨景，当局置若罔闻。旭阳为救民于水火，便积极从事赈济活动。他一方面，借同学关系向凡村大财主曹恩祖家揭来高利息四百伍拾块银元。另一方面，和父亲商量卖掉家里仅有的四亩水浇田来救助乡亲。他那白发苍苍的老父亲，见他又要借债，又要卖地，就说：“孩子，背上了债，卖了地，全家老小可怎么过活呀？”“爹，救人如救火，不能眼看着乡亲们活活饿死

呀！”

在这种年头，人人自身难保，还能顾及别人。但旭阳同志却牺牲自己拯救人民。用眼泪和道理换得老父亲的同情与支持，债终于揭了，地也终于卖了，乡亲们得到一时的温饱，含着激动的泪花，感激万分。旱魔却故意向人民作对，灾荒延续下去，呈现在旭阳面前仍然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惨情景。为了根除旱象，旭阳同志拿出了个人为数不多的积蓄，和郭大儒等几个朋友，从洛宁到宜阳沿着洛河进行勘查，写出了“富洛渠影”方案，缮印成册，呈报政府。可是在那个社会里，贪官污吏所热衷的是如何搜刮民财，他们那里有兴趣搞什么水利建设呢！旭阳万万没有想到他心血结晶“富洛渠影”竟完全化为泡影。

四

旭阳不断提醒大家：那些豪绅富户就根本没有一点人性。他亲眼看见那些大财主，乘人之危，大发横财，致穷人以倾家荡产，换来他们的良田金屋，他们浑身浸透了穷人的鲜血。不杀穷人不富，这就是那些财主们的人生哲学。“五四”运动的影响，新文化、新思想的感染，加快了他的革命步伐。他逐渐感到“大同理想”呀，破产度荒呀，“富洛渠影”呀，都不能解决什么根本问题。只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推翻旧社会，中国才有出路，天下穷人才能翻身。要翻天覆地干一番大事业，凭一副好心肠不行，赤手空拳也是无济于事的。

一九二五年，旭阳在大革命高潮的鼓舞下，立志以打富

济贫、除暴安良为目的，在家乡附近成立了“炮会”。这是洛宁历史上唯一的、农民自己的武装组织。这一行动也是旭阳由文弱书生变为武装斗士的开始。当时洛南一带受压迫的青壮年，纷纷加入了“炮会”，声势相当浩大。旭阳利用这个组织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也就逐步和当时有反抗精神的地方上名人张声初、杜乙初（号称三初）联合起来，提出“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在洛宁广大人民面前，他们无情的揭露和打击罪恶昭彰、臭名远扬的豪绅集团，使之完全处于被动孤立的地位。

当时败退驻扎在洛宁，为人民所痛恨的镇嵩军，见大势不妙，便囊财携眷，狼狈逃窜，行至草庙岭附近，炮会便拦腰痛击，把他打得落花流水，缴获了大量枪械马匹，镇嵩军溃散而去。这次大大加强了炮会的力量，地方上的豪绅，象“三甫”（张萃甫、雷应甫、李栋甫）之流却失去了他的后台支柱。当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三初进了城，三甫不安宁”的歌谣，至今仍传为佳话。

五

一九二七年春，冯玉祥率军在五原誓师，从西安东征时，旭阳以农民代表的身份由洛宁西上，在潼关会见了冯玉祥，陈述建政方针，并邀冯前来洛宁剿匪，为民除害。冯玉祥到河南后，在郑州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特邀洛宁代表温旭阳参加。温旭阳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对洛宁当政者的恶迹揭露的淋漓尽致，并表示坚决拥护国民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主张，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赞扬。之后，冯玉祥根据洛宁人民的强烈要求，撤去了原县长毛迪康及财政局长张纯如等人的职务，选派梁炳麟为县长。同时，省党部派旭阳等人组织成立了国民党洛宁县党部，他任执行委员兼农工部长。党部成立后，旭阳等以党部的名义开办了“党务训练班”、“中山主义讲习班”，宣传革命道理及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培养革命力量。此后，又成立了农民协会，搞“二五减租”，执行合理负担，开展抵制日货、破除迷信、妇女放脚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各方面都卓有成效。尤其是取消了长期以来压在洛河两岸人民头上的“悬粮银子”，减轻了农民的沉重负担。

旭阳的革命原则精神是很强的。一九二八年春，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要求各县限期成立民团军，并明确决定洛宁、宜阳联合成立一个民团，派廉朝臣出任旅长。旭阳和张升初等鉴于洛宁连年灾荒，群众实在无力负担民团的开支，毅然拒绝成立。可是，急于做官的廉朝臣接连派副官催办，对旭阳等人的合理陈述置之不理，态度极端蛮横。旭阳等十分愤恨。于是，趁王范集日将这个副官捆绑起来，给他戴一顶高帽子，上面写着“打倒军阀余孽”，游行示众，致使民团军未能成立。对此冯玉祥十分不满，立即下令撤换了梁炳麟县长，解散县党部，逮捕旭阳。旭阳只好离乡背井，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洛宁遂陷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之中。

旭阳被通缉后，曾奔走山西、开封等地，继续进行他的未竟事业。斗争的实践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一九三二年，李

宗白奉中共河南省委之命，返乡建党，旭阳即被接受入党。不久李宗白因被通缉，出走。旭阳毅然扛起领导洛宁地下党的大旗，踏上了新的征途。

1987·7

（本文作者郭天威，生于1933年，洛宁底张乡柴窑村人，现任洛宁党史办副主任。作者和温旭阳烈士是邻居，从少年起不断听其伯父和老母陈述烈士事迹，后又在党史办和革命先辈多次座谈了解后撰写。）

辛亥革命烈士许幼平

杜逢甲遗稿 王德明整理

烈士许宗衡，字幼平，又名薪，字毅民，河南省洛宁南赵村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吾于烈士系同窗执友。烈士少年聪敏，才华过人，常乘骑挥剑，自以为乐。他曾言：“尘世之上，不是轻浮浪子，便是龌龊蠢夫，欲求英奇人物，以供鞭策，非于民众之中广为物色不可。”烈士潇洒豪爽，气度非凡。对苟且偷生之人，极端憎恨，不愿与之交往。而对不为世俗所器重的人，反优礼相待，欢笑无间。故当时有些文人多以此笑他“狂妄”，不愿与他接近。

烈士十五岁时（1906年），为王先普先生办理文书，其直率习气，稍为收敛。他喜读史书和传记之作，常坐霄达旦，手不释卷，以为借此可以增长知识，砺练胆识。

烈士年近二十，就学于洛阳一带，吾等同在蚕桑学校，受益非浅。他常夜卧床上，滔滔朗诵以为乐。辛亥年春（1911）烈士到开封。时清廷幼主即位不久，清室权贵骄横，丧权辱国。烈士铮铮铁骨，不能受其凌辱，加以中外革命家多所鼓吹，于是奋发图强，扫灭清廷之志从此开始。

八月初，清巡抚实芬，在开封城由旗纛街正乘轿往东而行，冠戴辉煌，仪仗森严，群众惊慌失措，躲避不及。烈

士忽于北檐下群众中大喊一声：“还有公道没有！怎么这些人竟如此猖狂！”经此一声霹雷，使万众为之一惊。时仪仗追逐，男女老少争相回避。烈士此一举，真乃浑身是胆。

接着，电讯传来武昌起义，整个中华民族欢声雷动，庆祝中华有望。可是清廷却依旧施展其屠杀之惯技，企图以万钧之力相压。从此京汉道上，清军来去繁忙，到处肩枪腰弹，据险筑垒，以为作战准备。烈士困居开封，深为敌人的狂暴所激怒，为共和之遥远而痛心，常夜不能寐，拔剑起舞。一天，烈士忽仰天狂笑。问之，他说：“我知道如何办了！”次晨，我等即整装西去，决定就金门（在今洛宁陈吴乡南）树立旗帜，声援湘鄂革命。

当时，主宰洛西的吕某，除了搜刮财物外，整日无所事事。想食其肉而解恨的人，千万成群，不可胜计。群雄满腔怒火，积压在内心深处。烈士归来，经登高一呼，争相响应，咸集于其领导之下。似此狮吼兔奔，虎啸风生，英雄豪杰之举动，实感人肺腑。

十月十五日，群众在码石山上开会，烈士身着便衣长衫，即席发言，气如排山倒海，众人耸耳细听，心中佩服。后经议定，准备于本月二十一日兵分两个支队，以一支队扬言夺取宜（阳）永（宁）；烈士亲领另一支队经嵩（县）伊（阳）出龙门谋取洛阳，再进兵东取虎牢，北拒黄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刹其气焰，此计若能成功，当可遏止战祸。不幸天不随人愿，十九日晚，忽恶风大作，雪雨交加，因洛水暴涨，不能飞渡。而南下一支队伍，又以山路雪阻，难以行进，致使半途而止。同时，贼吏急奏主子，先以调兵东

去，后又部署西来，敌垒星罗棋布，其势甚威。清兵到县后，烈士曾改装进城侦察敌情，身陷敌手，经贿以银洋，乃得脱险。烈士觉得力量单薄，难挡敌力大陈之师。认为河南局势，一时难以扭转，遂遣散队伍，拟待机再举。于是只身西去，在长安市达一月之久。

陕西山川险阻，在该地的河南人起兵与清廷抗争。烈士素富民族感情，又义侠成性，既不平则鸣，必见猜心喜。于是竭资尽虑，以为资助，可惜义利不同，见解有别，使他不惜酒解愁，显然决非他本人的心意。

不久清帝退位，烈士由长安归来。有一军官因烈士曾为他参赞机务，赠给他银币千余。又有洛阳驻军某人，约他帮办文书。因其人心术不正，烈士未同他共事。后来库伦事件发生，烈士约人到塞外购买马匹，偕好友数人，在郑州西郊练习骑术，准备异日驰骋沙漠。又过三月，烈士专程北上，向袁世凯上陈建议。而袁野心勃勃，日日盼望身登大宝。劝他尽忠报国，讨伐库伦，实南辕北辙，永远无望。

果然，万言书上去，如石沉大海，再无消息。当时爱国健儿，日思追随班定远，还我河山。袁贼则借外债、派公款、杀民党、封报馆，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南下。烈士愤恨袁贼顽固不化，心怀不良，认为不予剪除便不能巩固国防。遂毅然决然赴鄂与民党领袖策划灭袁之计。结果议定荆宜一带由某人负责，江北某地由烈士负责。此事经密电上级批准，即分头接洽，依次布置起来。不意敌方知悉，许多同志遇害，烈士潜伏黄鹤楼附近多日，曾三次几乎为敌骑所获，于是整理行装，离开汉口，从一个僧人手里借钱回来。

洛阳有一军官为烈士旧交，听说烈士到，即约请相见，情意恳切，几乎不能脱身。但其人也知烈士走南闯北，并非他所能笼络得住。拿小恩小惠欺骗别人则可，以此对待烈士，真是猿猴伎俩，徒劳而遗笑与人而已。因而，烈士托词要山居静养，遂离城而去。却暗地设幕于伊阳，召集各地健儿，晓以大义。又暗约士官十数人，请其率部作为内应，计划于八月某日会于龙门，因情况有变，遂于夜间猛扑洛阳。入洛后，烈士假某军名义，通电各省，致使洛阳各部相互疑虑，不得不就范于烈士之下。正待发兵，东窥许（昌）、郑（州），断京汉铁路，飞檄赣、皖，促其并力北伐，使贼首尾受敌，以致土崩瓦解。不巧其间一小部军民，与驻军交锋失利，敌人得到一纸公文，却是烈士江北讨袁军总司令部的委任状。敌见后大吃一惊，即四处搜索，而烈士尚不得知。七月二十七日，我与张某正在郊外审查地形，烈士仓皇而至。他说：“事情败露，捕兵就到，赶快走吧！”那时初秋季节，昼热夜寒，大家踉踉跄跄跑到邙山岭上。敌骑四处搜巡，所幸连日大雨，昼夜不停，敌人受不了泥泞之苦，竟各自散去。记得烈士潜伏豆田，浑身淋漓，饥寒交迫。但见敌骑莫奈我何，竟放声大笑。当时夜黑如墨，摸索半夜，回到住处，未敢停留，即整装西行，赶到天亮，达到柳泉驿（今宜阳县柳泉镇），适逢我祖母派人前往促我速回。而敌骑数百又尾随于后，烈士一直在山林间攀援而行。

我刚到家即被捕。烈士徘徊在宜（阳）永（宁）之间。听说我被捕，大哭失声，愤恨不食，并说：“我的罪，为何祸及我友。”想从要道将我劫回，未能办到。想自首将我换

回，群众哭劝方止。结果，我被拘留百余日释放回家。在此其间，烈士展转于山林间，朝夕思念我。讨袁之事，未有进展。

月余，情势缓和。烈士去陕西，到达潼关见到报纸，方知他的通缉令已传遍了各省。又过三个月，烈士到达四川万县一带，即顺流东下，准备往日本，但因路费无着，仅在上海留数月，乃又北归。到家后，瞩目一片荒凉，家中老少均已失散。七十余岁的老父亲也逃到灵（宝）、卢（氏）一带，乞食为生，实催人泪下。同时，敌骑犹四处追寻，以烈士为升官发财的门径，不肯放过。（时袁逆悬赏十万，追捕烈士。）烈士藏躲在山洞多日，以豆饼充饥，以泉水解渴。觉得长此下去不为上策，乃又西上。因烈士家亦破败，亲友又四散逃亡，望接济亦难。临行手中仅有四百余枚制钱。（因此事被杀害的有杨甲申、许宗光数人，被抄家破产的有许宗阳、杨蔚芳及作者数人，逃亡的有杜培义等十数人。）这时已是癸丑冬（1913年）十二月。烈士翻山穿林，到达华阴，饥饿实难行走，适逢近友赐以资助，才星饭露宿，手足重茧到达汉中。

又月余，东渡到横滨见到孙中山先生。时烈士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已不像其人。而谈起国事败坏，权奸误国，却声泪俱下，痛不欲生。中山先生见状大喜，待之以礼。并赞许说：“你真是江北一大实行家。”甲寅年（1914年），传闻四川、河南等地有机可乘，领导上计划派遣数人归国先作筹备。而袁氏穷凶极恶，每日杀害义士，以千百计。稍有声闻者，多逃往海外。所以，一听回国二字，皆瞠目相望。烈士慷慨陈词：“吾辈既投身革命，何惧牺牲！”他便从

命，携款二十万，偕同志数人，登轮而归。

某军首领素忌烈士，他们派遣多人到沪，窥视烈士。烈士洞悉情况，乃破衣垢面与群众杂混一起，甚至蜷伏舱底，以掩人耳目。烈士素性豪爽，今委曲如此，以避人耳目，其情景也够苦了！

到沪数日，正准备前往四川，忽然捕警蜂拥至门。烈士此时外出，闻变，只身逃匿，而同志数人及款二十万，遂落入敌人之手。到了江宁，烈士写信给我，叫往日本学习法律，又让张醒亚赴汉口，可是张于烈士东渡后已回家，且已南下，而烈士不知。我应邀已经起行，但因母病，到城后又返回。不久接烈士信说：“去人还，得悉一切，此地危险万分，弟既遭家难，吾亦难相强，但弟惨值事变，家资荡然，势不能纵力于学，此刻不来，恐沧海桑田，后无复能来之日耳。”又说：“蔚归也（即张醒亚），吾本不欲，自南而北，长途千里，风云变迁，真令人紫紫也！兹久不见来，使人心肝俱碎，无复能待，倘在梓里，望速以此意告知”云云。

国难家难，相逼而来，关山阻隔，会晤无期，肃清奸逆只有快意于梦中。

十月初，接烈士由鄂来信，说：“即日赴沪，到后住英租界某号。”又数日，忽得到烈士在武昌被捕消息，栋梁颓丧，实深悲痛。正拟函询各地友人，探听详情，各报已刊载出来，事情是真实无疑了。原来烈士于上海脱险，次日遇见欧类雷震，雷原为民党，时正患病在沪，经济不佳，烈士助以三十四元，偕同到汉，又至四川、河南等地与各驻军联络。不料雷竟出卖同志，将烈士报告警厅，警厅飞报湖北最

高官府。时烈士偕同志数人，一同东下。同行等人已先登舟，烈士后至，赶到码头，乃为敌人捕获。

后闻，某长官审问烈士：“你和袁世凯有私仇吗？”

烈士回答说：

“我与他素不相识，有何私仇！”

“你为什么要革命呢？”

“此事我即不讲，你也心里明白。试问，钝初先生何以被害？江西、安徽何以被攻？中山先生首创民国，何以被逐出海外？库伦已属他人，何以置若罔闻？现在也是民国，何以仍用跪审？似此滥施酷刑，摧残议论，封闭报馆，庇护坏人，舞文弄法，专制淫威，比秦始皇尤甚。操纵选举，威逼利诱，迹其罪恶，擢发难数。袁氏窃国之贼，凡有心肝的人，人人欲得而诛之，难道就我一人吗！”某长官无言以对，即令退下。次年元月，烈士就义于武昌。听说临刑时，法官问他：“你有恨吗？”他说：“无有，我初举事时，即知有今日，有何恨？”接着烈士索笔写给其父一封信。

“儿志靖国难，遂及于祸，此亦古今中外之通例，原无足怪；特殃及家人，俾二亲饱受惊扰，为可叹耳！今事已至此，儿命毕，凡事已矣！愿两亲善自慰解，勿复以儿为念！儿妻或守或嫁，随其自便，乡里亲友处，请伤人走闻，嘱其各自努力，勿以儿故自废”云云。烈士写完信，请代为投邮，即遇害。时年二十四岁（一九一五年元月），葬于武昌。（烈士牺牲后，作者接一匿名信，说遗骨安放武昌。因信未具名，无从问讯。）烈士长子，妻杨氏，闻耗之后，悲伤而死，其父与兄皆死于异乡。

母亲于烈士死后回家居住，但龙钟穷困，生活甚苦。另有一侄年幼。烈士所写《民国宝鉴》一书，明白晓畅，叙事翔实，意在劝世。但书仅三卷，未及完成，即以战乱散失。一九二九年，国府将烈士事迹编入国史，每年依例给予抚恤，并由河南省府转湖北省府寻找忠骨，而久经变乱，已无从辨认。

后人赞颂：“许公烈士，心高意锐，声威豪迈，于幼已然。加以新学熏染，以至捐躯破家，奔走国事，只身东渡，壮烈以殉。其英烈高出侪辈，诚然为我河南之英才。惜生不逢时，慷慨就义，真是天公忌才，实令天下义杰，齐声恸哭！”

1932.10

（本文作者杜逢甲，字乙初，洛宁县赵村乡南丰村人，生于1892年，卒于1949年，系烈士同学好友。整理者王德明，生于一九〇四年，县一届政协委员，洛宁一高中教师，已离休。）

附：

烈士致杜逢甲原函一件

乙弟鉴：兄梦与弟聚晤者，不知若干次，竟不能一面，使我心肝俱碎，求死不得，然生实无乐也！某氏祸国殃民，